

我习惯在春天里行走

于德北

春天是在雨水之夜才悄然推开我的城市的大门的。刚刚给孩子们上完课，目送着小伙伴们互相牵扯着，匆匆离开，我感受到春风的萌动，感觉又一次温暖的欢聚即将卷土重来。我所说的小伙伴，年纪也不小了，有的已经是年轻的妈妈，但是，她们热忱地推广着心目中的阅读计划，陪伴着每一个热爱阅读的家庭和孩子，在跳跃的书页里找寻、印证自己的快乐和幸福。在这个春天之始，我加入了他们，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，我突然觉得自己也年轻起来，原本已经臃赘的脚步又变得自由而又富有弹性。

在雨水的日子里，我为孩子们写下一段文字，是对他们感受春天的引导。

细雨从天空飘落，如同音符一般。它们先打在房檐上，然后又顺着瓦当滴到地面。雨如珠帘，晶亮柔和，青砖对它们的接纳也十分和谐。而那些从天空直接打到石墩上的雨珠就不那么安分了，它们调皮地跳跃着，打开胸腔，发出呐喊，那呐喊的声音虽然不大，却也在雨水这个特殊的日子格外振奋人心。

远山如黛，青绿青绿的一抹，便把天和地连在了一起，几只白鹭飞起，搅白了灰色的天空；而正在田里劳作的农人，也仿佛听到了召唤，鼻翼间尽是亲人弄炊的香味儿……

听课的孩子们大睁着眼睛，充满好奇、渴望地倾听着，他们嘴角的笑意

已经袒露了他们的心声，他们正如春笋一样急不可耐，他们要破土，他们要喷薄，他们也想像当春乃发生的雨滴一样，割断彷徨，直接呐喊，用自己最为清亮的歌声，合入这自然的盛大演出。

我的小伙伴们，她们虽然身为老师，却也按捺不住喜悦，翩翩起舞，御风扶摇，破茧成蝶，绽放美丽。

朋友是个散文家，他原本就有许多美丽的心思。她心爱的外孙女叫小橙子，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。她是春天的一朵花呢，春天当然是她最美的季节。以往的日子里，小橙子会突然让姥爷打电话给我，让我现场给她编一首儿歌，这可是一个艰巨的任务，我每一次都认真思考，郑重回答。

哈！写过这样一首——

我的小宝贝儿呀，

长得真带劲儿呀，

咬她一小口儿呀，

留个小牙印儿呀，

问她疼不疼儿呀？

她说没有事儿呀。

哈！还写过这样一首——

我是小橙子，

搬个小凳子，

姥爷你坐下，

吃个大柿子……

小橙子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。姥爷说：“她高兴得简直不要不要的。”

“不要不要的”是一个什么状态呢？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欢乐，在我们有些苍茫的心灵，又冒出了一股清冽的甘泉吧？

小橙子，今年的春天，我们一起去挖虫卵吧，看看这些虫卵能否变成五彩斑斓的蝴蝶。

贝贝是个五年级的小学生，她是我们“民俗里的24节气，写作中的春夏秋冬”写作班的小学员。她上课的时候皱眉凝思，沉静的目光复映着我刚说过的话——“有明一代，因赆版，拱花之工，笺大盛，时人集笺成册，为笺谱。”她大概还不能解释这话的深意，实际上，我已经打定主意，要把朋友送我的笺纸转赠给他们。

朋友叫王国华，笔名易水寒，他托人在陕西制了一批“易水寒王国华用笺”的笺纸，我的案头正静卧着三函。笺上有花，有鸟，亦有沉浸在春风里的百般香艳与清啼，这如水的君子之交，早胜过无数夜宴中的觥筹交错。

国华是散文家，是诗人、报人，他用文字践行着自己的梦想，从北疆，到南国，他的笑声所至处，一定也伴上了地方戏的生旦净末丑。

他说：“有芭蕉处，必有雨。天上的水，于宽大的叶子上凝结成珠，在阴暗的墙角闪闪发亮，终究站不稳。滚落到潮湿的青砖上。夜半，雨细密



于德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现居长春。在《十月》《作家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北京文学》《山花》《诗刊》《散文》《儿童文学》《少年文艺》等几百家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500余万字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零点开始》、长篇随笔《我和端端》等六十余部。获第三届中国小小说“金麻雀”奖、“冰心图书奖”、冰心散文奖等奖项，有作品被译介到日本、俄罗斯、美国、泰国、马来西亚等国家。

而急迫。打得叶子不均匀地响。屋子里的人，为这安静惊醒，再也睡不着，想起好多事，童年的，少年的，爱的，愁的，再多的恨都会停留在愁，不肯往深处推进。”

正是这恰到好处戛然而止，反叫春池盈静，鹅黄浅绿在枝头。

我们都早已习惯在春天里行走，不回望来路，也从不问询终点……

那年春天，有点冷

冯渊

我是2008年才动心思到上海谋生的。原来在南京顺风顺水，紫金山脚下陋室虽小，推窗可见苍山翠树，晚上可以随意骑行到灵谷寺、音乐台。日子平静，生动。

一念起则百烦生。经历种种波折，终于在2009年正月到上海报到。

查2009年2月4日（正月初十）日记：

与上海教育出版社签合同。月薪四千，实领3545元，大概相当于南京工资一半。会计说，他跟社长商量，给我的是副高工资，非常优待了。下午去市人事局人才中心验学历学位证，交160元。排在前面的是人民文学的徐则臣。

与南京袁老师联系儿子转学事，儿子初三，今年不能参加上海中考，只能读初二，耽误一年。上海束校长电话，说明天下午可办理转学手续。

南京许多学生与我短信联系。南京学校、教研室、出版社多位朋友不断发来祝福短信。金陵中学朱老师说，你今天到西祠胡同口了。

重新看日记，有些事已经需要

解释了。

第一，关于薪酬。我来之前，查阅了大量资料，说是出版行业的薪酬略高于教育领域。我也知道可能会收入走低，没想到它低得如此迅猛。第二，上海的中高考政策对考生的户籍要求极为严格。我这次不属于传统的“干部调动”，而是“公司招聘”，只能办理人才类居住证，孩子可以和我一起申领此类居住证参加中考，但是审批需要时间，而中考报名已经开始，只能留在初二，参加次年中考了。儿子对此不发一言。第三，当年的热词“西祠胡同”也需要解释了。这是华语地区第一个大型综合社区网站，现在已经烟消云散。所谓“到了胡同口”，相当于今天上了热搜。我刚走，南京的学生在西祠胡同发帖怀念我。第四，我早已不了解文学界的事，但徐则臣那张脸还是太好认了，大凡见过一次都不会忘记。他好像也是刚从北京到上海，来验明正身——过去我办理过多次调动，学历学位证书交复印件就可以了，档案里什么都有。上海不一样，专门有个机构验证学历学位证书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什么来头。著名作家站在柜台前，决没有人找他签名，而是说，请缴费。

初来一地，是多雨的早春，留下

的印象是冷飕飕的。如果九月入职，我可能会愉快一点。

每天六点起床，先骑自行车到地铁站，然后乘八号线到人民广场转一号线，在衡山路下来，经新华社、上海图书馆，走过几栋没有任何标记的神秘高楼，十分钟左右到永福路123号。我记得一个老头坐在衡山路小小的三角公园里，用彩色的金属丝编成自行车、小猴子什么的，他埋首其间，从不它顾，周围是行色匆匆的上班族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驻足，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做他的手工，摆满了他身边的水泥台。红色的春梅枝条掩映着他的白发，细细的若有若无的雨丝，落在尘埃上，无声无息。

我也像雨丝，落在新的岗位上。一桌一椅一扇窗口，我默默坐在那里看稿。过去二十年，我是在讲台上度过的，每天扯着嗓子说几个小时的话，现在从早到晚，坐在那里，看稿，联系作者，约名家。这是一件完全新鲜的工作，我有点兴奋，又毫无章法。通过熟人，我约到了人民日报的袁鹰老先生，他是我们教材课文的作者，老先生很客气地给我寄来文章和照片。我又约写过《白色鸟》的何立伟，他尖着嗓子说，你们给多少稿费。学术杂志有高身段而无经济实力，我如实相告。他说，你们赚了许



冯渊，正高级教师，上海市特级教师。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高中语文教研员。有零星散文发表于《上海文学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美文》《文汇报·笔会》等。

多钱却对作者这么刻薄。我知道他将我们杂志理解为教辅了。大家都有些尴尬地放下话筒。

普通来稿好多啊，好多好多，像癌细胞一样，处理完了，又不断增生。我自朝至暮，看那些严谨又无聊的文字，看得心浮气躁。一天能看到一篇好文字，就十分庆幸，那时，可以伸个懒腰，望着窗外德国领事馆屋顶的一只花狸猫，它那么胖，走来走去没有一点声音。这么浓烈的春天，它也不叫一声。

整个春天，我像一朵残忍的花，挂在湿漉漉的枝头。内心燃烧，默无一言。

